

张掖金塔寺石窟新见的西夏文榜题

孙伯君¹ 夏立栋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金塔寺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 属于马蹄寺石窟群, 始凿于公元五世纪。2021年5月至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 对金塔寺石窟进行调查时, 确认了东窟塔柱正面残存西夏文墨书题记的分布位置及与临近塑像的内在关联。这些题记题写于早期塑像旁侧, 内容为阿弥陀佛的十种化身名号。这一发现不仅补证了西夏时期曾对原初塑像装奁施彩, 而且说明西夏还将原有十方诸佛塑像名称改为阿弥陀佛各种化身名号, 重新定义与建构了塔柱原有造像布局, 进一步佐证了净土信仰曾盛行于西夏境内。

关键词: 金塔寺石窟 阿弥陀佛 西夏文榜题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2) 02-0116-05

张掖金塔寺石窟是马蹄寺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李家沟村北的刺沟河谷中。石窟始建年代争议较大, 但基本可以确定在五世纪的北凉或北魏时期,^①其后历经西夏、元、明、清至民国的多次改建重修。今存东、西两窟, 皆为塔庙窟, 窟内中央塔柱造像各分三层, 主室各壁和窟顶遍绘壁画, 两窟塔柱四面配设塑像近三百尊, 此前石窟调查中已报道窟内发现西夏文榜题^②, 但对题记内容未予释读。2021年5月至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为整理编写《金塔寺石窟考古报告》, 组建联合考古队, 对该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 经仔细辨认, 确认了西夏文榜题的分布位置、数量、性质及与临近塑像的内在关联。

收稿日期: 2022-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基于汉语通语与方言研究的番汉对音数据库建设”(20VJXT016)

作者简介: 孙伯君(1966-), 女, 河北秦皇岛人。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夏立栋(1988-), 男, 陕西西安人。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佛教考古研究。

① 董玉祥、岳邦湖《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65年第3期,第13-30页;张学荣《凉州石窟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47-60页;陈悦新《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与年代》,《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1期,第95-102页。

② 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物局编著《肃南马蹄寺石窟群》,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西夏文榜题见于东窟塔柱正面，分别位于塔柱上层三龕上排十尊小型禅定坐佛左侧、左龕左侧两尊小型禅定坐佛之间，以及天宫凭台右端小龕左缘，均为墨笔楷书榜题，因年深日久，烟熏严重，致字迹残损漫漶，目前可辨识者共计九则，下文依次述之。

塔柱上层三龕上排十尊坐佛塑像距地面高约六米，每尊塑像左上方各墨书一则榜题，分别对应阿弥陀佛十二号中的十号。今残存六则，现依《无量寿经》所列次序解读如下^①：

𐰇𐰺𐰍𐰏𐰤	[清净光佛]
𐰇𐰺𐰍𐰏𐰤	[欢喜光佛]
𐰇𐰺𐰍𐰏𐰤	[智慧光佛]
𐰇𐰺𐰍𐰏𐰤	[难思光佛]
𐰇𐰺𐰍𐰏𐰤	[不断光佛]
𐰇𐰺𐰍𐰏𐰤	[超日月光佛]

塔柱上层左龕左侧两身小型坐佛间各有一则榜题，可以视为对阿弥陀佛十二号的概括，特别强调了每个名号中的“光”字^②：

𐰇𐰺𐰍𐰏𐰤	[阿弥陀佛]
𐰇𐰺𐰍𐰏𐰤𐰇𐰺𐰍𐰏𐰤	[现在诸世阿弥陀佛现光相]

天宫凭台两端各有一倒“凸”字形小龕，右端小龕左缘可见一则榜题，内容为一句经常念诵的佛号：

𐰇𐰺𐰍𐰏𐰤	[南无阿弥陀佛]
-------	----------

西夏（1038-1227）朝野崇信佛教。现存的西夏文献中关于君王在河西地区修葺寺院的记载主要有二，其一见于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在甘肃武威建立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其中说道：

二圣临御……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蹊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③

其二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黑水城特藏中的抄本《宫廷诗集》，其中一首题为《整驾西行烧香歌》，记载了西夏皇帝和皇后在武威、张掖一线礼佛烧香的事情。诗歌描述了帝后随行仪仗的华美，随后说：

① 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参看〔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册，第270页。

② “阿弥陀”梵文作 Amitābha，华言“无量光”。

③ 罗福成校录《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151-177页。

知遗漏的是哪两个，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自右向左还是自左向右读去，名号的先后次序均与《无量寿经》所列不同。对此可以想到一个解释，即妆奁塑像的画工或许并不了解原来塑像的寓意，而是把当时流行的阿弥陀佛十二名号随手写了上去。

画工对阿弥陀佛十二号相对熟悉，这是西夏境内盛行净土信仰的反映。阿弥陀净土信仰的经典著作在西夏被大量印施，例如在黑水城出土有多幅“阿弥陀佛净土”唐卡^①，此外还有《佛说阿弥陀经》的汉文本五件^②，西夏译本四件^③，且其中一件的题记表明翻译工作是由西夏的“帝师”主持的，其余大量净土经典的译著至今还无法做出确切统计。遗存的文物表明，在皇室的大力提倡下，往生阿弥陀净土始终是西夏朝野的共同追求。



图1 清净光佛（作者拍摄）



图2 欢喜光佛（作者拍摄）



图3 智慧光佛（作者拍摄）



图4 难思光佛（作者拍摄）

① M. Piotrov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 Buddhist Art from Khara-khoto (X–XIIIth Century)*, Milano: Electa, 1996, 图版 38–45。

②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 с. 191–194.

③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 354–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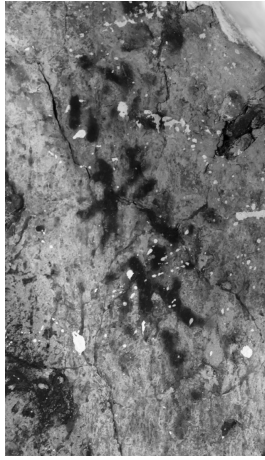


图5 不断光佛 (作者拍摄)



图6 超日月光佛 (作者拍摄)



图7 阿弥驮佛 (作者拍摄)



图8 现在诸世阿弥驮佛现光相
(作者拍摄)



图9 南无阿弥驮佛
(作者拍摄)